



卷三十九

寅戊

書名 資治通鑑綱目五十九卷 成化九年序內府刊本
 撰者 宋 朱熹 撰
 卷 卷三十九
 內容分類 史 編年 通紀
 索書號 史部 編年 12
 編號 B1333100

資治通鑑綱目第一

戊寅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凡百四十八年
 乙巳周赧王五十九年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秦簡公十二年 晉烈公止
 十七年 齊康公貸二年 楚

聲王五年 燕閔公二十一年 魏文侯斯二十二年
 趙烈王 籍六年 韓景侯虔六年 皆始為侯 統舊國五

新大 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

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

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受制於一人雖有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豈非以禮為

故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而君臣之分猶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1333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史部 編年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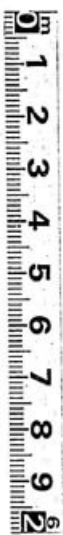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資治通鑑綱目五十九卷 成化九年序內府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資治通鑑綱目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534 25



資治通鑑綱目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No. 554











資治通鑑綱目第三十九

起乙酉唐高祖武德八年盡凡十六年
庚子唐太宗貞觀十四年

八年春正月以張鎮周為舒州都督鎮周舒州人也

就故宅召親故酣宴十日贈以金帛泣與之列曰今日

張鎮周猶得與故人歡飲明日之後則舒州都督治百

姓耳自是犯法者一詔許突厥吐谷潭互市突厥

無所縱境內肅然詔許突厥吐谷潭互市突厥

潭各請互市詔皆許之先是中國喪亂夏四月西突厥遣使請昏許之西突厥統葉護可汗遣使請昏上



卷之

且當遠交而近攻臣謂宜許其昏以威頡利俟數年之後徐思其宜耳上從之荒氏曰自漢以女嫁匈奴而後

世冒為故常不以為恥而以為法以為畏之罪則是以天下之大而畏人至於納女恥也以為謀之罪則是以女為間而欲奪人之國亦恥也高祖不謀於衆警而問諸亡國之臣宜其不知恥也夫匹士求偶猶以其類今乃以天子之女而棄之戎狄變華為夷豈不辱哉然終唐之世人君行之不以為難其臣亦不以為非由高祖也

復置十二軍

初上以天下大定罷十二軍既而突厥為寇不已復置之簡練士馬

擊突厥秋七月突厥寇邊詔右衛大將軍張瑾

禦之敗績

先是上與突厥書用敵國禮至是上謂侍臣曰突厥貪婪無厭朕將征之自今勿復

為書皆用詔敕突厥遂寇靈相潞沁韓朔等州張瑾與戰大谷金軍皆沒瑾僅以身免長史溫彥博為虜所執虜以彥博職在機近問以國家兵糧虛實彥博不對虜遷之陰山靈州都督任城王道宗擊破虜兵利遣使

請和九月令太府檢校諸州權量○冬十一月

裴矩罷以宇文士及權侍中○加秦王世民中

書令齊王元吉侍中

九年春正月詔太常少卿祖孝孫定雅樂○以

裴寂為司空日遣貞外郎二人更直其第二月以齊王元吉為

司徒○初令州縣里閭各祀社稷初令州縣祀社稷

相從立社各申祈報用洽鄉黨之歡夏沙汰僧道太史令傅奕上疏曰

漢譯胡書恣其假託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安遊食易服以逃租賦偽啓三途謬張六道遂使愚迷妄

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且生死壽夭。由於自然。刑
德威福。關之人士。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矯詐。皆
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為害政。良可惡矣。
自漢以前。初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久。自立胡神。荒
戎亂華。主庸臣佞。政虐祚短。梁武齊襄。足為明鏡。今天
下僧尼。數盈十萬。請令匹配。即成十萬餘戶。產育男女。
十年長養。一紀教訓。可以足兵。詔百官議之。唯太僕卿
張道源。是弄言。蕭瑀曰。佛聖人也。而弄非之。非聖人者
無法。當治其罪。弄曰。人之大倫。莫如君父。佛以世嫡而
叛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蕭瑀不生於空桑。乃遵無父
之教。非孝者無親。瑀之謂矣。瑀不能對。但合手曰。地獄
之設。正謂是人。上亦惡沙門道士。苟避征徭。不守戒律。
詔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其精勤練行者。遷
大寺觀。庸猥麤穢者。勒還鄉里。京師留三寺二觀。諸州
各留一所。弄性謹密。以職在占候。六月太白經天。秦

王世民殺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立世民為皇太子。

子決軍國事

世民既與建成元吉有隙。以洛陽形勝之地。恐一朝有變。欲出保之。乃以行臺

尚書溫大雅鎮洛陽。建成夜召世民飲酒而醜之。世民
養心痛。吐血數升。上謂世民曰。首建大謀。削平海內。皆
汝之功。吾欲立汝為嗣。而汝固辭。且建成為嗣日久。吾
不忍奪也。觀汝兄弟。以不相容。不可同處。當遣汝居洛
陽。自陝以東。皆王之。仍建天子旌旗。如漢梁孝王故事。
世民泣辭。不許。將行。建成元吉相與謀曰。秦王若至洛
陽。不可復制。不如留之。長安則一匹夫。取之易矣。乃密
令數人上封事。言秦王左右。聞往洛陽。無不喜躍。觀其
志趣。恐不復來。上乃止。元吉密請殺世民。秦府僚佐皆
惶懼。不知所出。行臺郎中房玄齡。謂長孫無忌曰。今
隙已成。一旦禍機竊發。豈惟府朝塗地。乃實社稷之憂。
莫若勸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家國。存亡之機。正在今日。

無忘以告世民。召杜如晦謀之。亦勸世民如玄齡言。建
成元吉以秦府多驍將。欲誘之。使為己用。密以金銀器
一車贈尉遲敬德。敬德辭不受。以告世民。世民曰。公
如山嶽。雖積金至斗。知公不移。元吉乃諧敬德於上。將
殺之。世民固請得免。又譜程知節。出為唐州刺史。知節
謂世民曰。大王股肱羽翼。盡矣。身何能久。知節以死
去。元吉早決計。建成謂元吉曰。秦府智略之士。可憚者。獨
房玄齡。杜如晦耳。皆譖之於上。而逐之。世民履心唯長
孫無忌在。與其舅高士廉。將軍侯君集。及尉遲敬德等
日夜勸世民決計。世民猶豫。問於李靖。及李世勣。皆辭
世民由是重二人。會突厥入塞。建成薦元吉將兵擊之。
元吉請尉遲敬德等與之俱。又悉簡秦府精卒以益其
軍。寧夏丞王暉。密告世民曰。太子語齊王。吾與秦王錢
汝於昆明池。使壯士拉殺之。因遣人說上。授我以國。而
立汝為太弟。世民以告長孫無忌。無忌等勸世民先事
之。世民嘆曰。骨肉相殘。古今大惡。吾誠知禍在朝夕。

欲俟其發。然後以義討之。不亦可乎。敬德曰。人情誰不
愛其死。今眾人以死奉王。乃天授也。大王不用敬德之言。
敬德將竄身草澤。不能留居。大王左右。交手受戮也。
無忌曰。不從敬德之言。無忌亦當相隨而去。不能復事
大王矣。世民曰。公更圖之。敬德曰。大王素所畜養。勇士
八百餘人。今已入宮。擐甲執兵。事勢已成。大王安得已
乎。世民訪之府僚。皆曰。齊王凶戾。終不肯事其兄。嘗謂
護軍薛實曰。但除秦王。取東宮。如反掌耳。彼與太子謀
亂。未成。已有取太子之心。亂心無厭。何所不至。若使二
人得志。天下非復唐有。大王奈何。徇匹夫之節。忘社稷
之計乎。世民猶未決。衆曰。大王以舜為何如人。曰。聖人
也。衆曰。使舜浚井。而不出。塗廩。而不下。則井中之
上之灰耳。安能澤被天下。法施後世乎。是以小校則
大赦。則走。蓋所存者大也。世民命卜之。幕僚張公。則
外來。見之。取龜投地。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卜而不
膚得已乎。世民意乃決。於是太白再經天。傳奕奕。妻太

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上以其狀授世民。於是世民
克建德報讎。臣今永違君親。亦實恥見諸賊於地下。上
驚報曰。明當鞠問。汝宜早參。明日。世民帥長孫無忌等
入。伏兵於玄武門。張婕妤竊知。世民表意。馳語建德。
建德召元吉謀之。元吉曰。宜勤兵不朝。以觀形勢。建德
兵備已嚴。當俱入參。自問消息。乃俱入。至臨湖殿。覺有
變。發遣世民追射。建德殺之。尉遲敬德射元吉。於是
東宮齊府將帥薛萬徹等率眾大至。攻玄武門。敬德以
二人首示之。乃頗散去。上方泛舟海池。世民使敬德入
侍。敬德揮甲持矛。直至上。所奏曰。太子齊王作亂。秦王
兵已誅之矣。恐驚動陛下。遣臣宿衛。上謂裴寂等曰。不
國今日乃見此事。當如之何。蕭瑀陳叔達曰。建成元吉
本不象義謀。又無功於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為憂
後事。秦王已討而誅之。陛下若處以元良。委之國務。無
後事。秦王已討而誅之。陛下若處以元良。委之國務。無



精未已。敬德請降手教。令內外諸軍一受秦王節度。衆
無復定。上召世民撫之。世民跪吮上乳。號慟久之。建成
元吉諸子皆坐誅。諸將又欲盡誅建成元吉左右百餘
人。敬德曰。此非所以求安也。乃止。遂立世民為皇太子。
軍國庶事悉委太子處決。然後聞奏。太子命縱禁苑鷹
犬。罷四方貢獻。聽百官各陳治道。政令簡肅。中外大悅。
召傅弈謂曰。汝前所奏。幾為吾禍。然凡有天變。卿宜盡
言。勿以前事為懲也。司馬公曰。立嫡以長禮之正也。然
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隱太子以庸劣居其右。
地嫌勢逼。必不相容。嚮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隱太子有
秦伯之賢。太宗有子臧之節。則亂何自而生哉。既不能
然。太宗始欲俟其先發。然後應之。如此則事非獲已。猶
為愈也。既而為羣下所迫。遂至喋血禁門。推刃同氣。胎
識千古惜哉。夫創業垂統之君子。孫之所儀刑也。彼中
明肅代之傳繼。得非有所指擬以爲口實乎。范氏曰。建
成雖無功。太子也。太宗雖有功。藩王也。太子君之。或父

之統也。而殺之。是無君父也。立子以長。不以功。所以重先君之世也。故周公不有天下。弟雖齊聖。不先於兄。久矣。或以太宗殺建成。元吉比周公。誅管蔡者。亦非也。昔象日以殺舜為事。而舜封之。管蔡啓商。以叛周。而周公誅之。其迹不同。其道一也。蓋象得罪於舜而已。故封之。管蔡將危周公。以間王室。得罪於天下。故誅之。非周公如舜封之。是也。不幸而有兄。如管蔡。則當如周公誅之。是也。舜處其常。周公處其變。此聖人所以同歸于道也。夫建成元吉。非得罪於天下者也。則殺之者。已之私耳。豈周公之心乎。或曰。使建成為天子。輔以元吉。則唐必亡矣。奈何。曰。古之賢人。守死而不為不義者。義重於死。故也。必若恃天理。滅人倫。而有天下。不若亡之愈也。故為唐史者。書曰。秦王世民殺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立則太宗之罪著矣。然

罷沙汰僧道。以魏徵王珪為

諫議大夫

初。洗馬魏徵。帝勸建成。早除秦王。及建成敗。徵自若。對曰。先太子早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太子

死。諫議大夫范氏曰。聞之。程子。齊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又相桓公。以霸。而孔子取之。何哉。桓公死。糾皆以公子出奔。子糾未嘗為世子也。桓公先入。而得齊。非取諸子糾也。桓公既入。而殺子糾。惡則惡矣。然納桓公者。齊也。春秋書公伐齊。納糾。不稱子。不嘗立者也。齊小白入于齊。以小白繫之。齊當立者也。是以管仲不得憚桓公。而得之以為君。建成為太子。且兄也。秦王為藩王。又弟也。王魏受命為東宮之臣。則建成其藩也。豈有人殺其君。而可北面為之臣乎。以弟殺兄。以藩王殺太子。而奪其位。太宗亦非可事之君矣。食君之祿。而不死其難。朝以為讎。暮以為君。於其不可事而事之。皆有罪焉。臣之事君。如婦之從夫也。其義不可以不明。苟

不明於義而委質於人。帝自稱太上皇。○盧江王

璠反。幽州將軍王君廓殺之。

初上以其璠州都督又以其璠州都督

帥才。使王君廓佐之。君廓故犀生勇悍。險詐。璠推心倚

仗之。太子建成謀害秦王。密與璠相結。建成死。詔遣使

馳驛召璠。璠心不自安。謀於君廓。君廓殺取璠以為功。

乃曰。大王若入。必無全理。璠曰。我今以命託公。舉事決

矣。乃發驛徵兵。又召燕州刺史王詵計事。欲除君廓。以

詵代之。君廓知之。往見詵斬之。持其首告。璠曰。李璠與

王詵同反。汝何故從之。取族滅乎。遂帥麾下踰嶺而殺

八。執璠縊之。詔以君廓為幽州都督。以璠家口賜之。秋

七月。以高士廉為侍中。房玄齡字文士及為中

書令。蕭瑀封德彝為僕射。○遣魏徵宣慰山東

建成元吉之黨。亡在民間。雖更赦令。猶不自安。徵

事告捕。以邀賞。諫議大夫王珪以啟太子。太子令事

東宮。齊王及李璠者。並不得吉。違者反坐。遣魏徵宣慰

山東。聽以便宜從事。徵至磁州。遇州縣銅送前太子千

牛。李志安。齊王護軍李思行。詣京師。徵曰。前宮齊府左

右。已赦。不問。今復送。思行等則誰不自疑。驛遣使者。人

不明於義而委質於人。帝自稱太上皇。○盧江王

璠反。幽州將軍王君廓殺之。

帥才。使王君廓佐之。君廓故犀生勇悍。險詐。璠推心倚

仗之。太子建成謀害秦王。密與璠相結。建成死。詔遣使

馳驛召璠。璠心不自安。謀於君廓。君廓殺取璠以為功。

乃曰。大王若入。必無全理。璠曰。我今以命託公。舉事決

矣。乃發驛徵兵。又召燕州刺史王詵計事。欲除君廓。以

詵代之。君廓知之。往見詵斬之。持其首告。璠曰。李璠與

王詵同反。汝何故從之。取族滅乎。遂帥麾下踰嶺而殺

八。執璠縊之。詔以君廓為幽州都督。以璠家口賜之。秋

七月。以高士廉為侍中。房玄齡字文士及為中

書令。蕭瑀封德彝為僕射。○遣魏徵宣慰山東

建成元吉之黨。亡在民間。雖更赦令。猶不自安。徵

事告捕。以邀賞。諫議大夫王珪以啟太子。太子令事

東宮。齊王及李璠者。並不得吉。違者反坐。遣魏徵宣慰

山東。聽以便宜從事。徵至磁州。遇州縣銅送前太子千

牛。李志安。齊王護軍李思行。詣京師。徵曰。前宮齊府左

右。已赦。不問。今復送。思行等則誰不自疑。驛遣使者。人

不明於義而委質於人。帝自稱太上皇。○盧江王

璠反。幽州將軍王君廓殺之。

帥才。使王君廓佐之。君廓故犀生勇悍。險詐。璠推心倚

仗之。太子建成謀害秦王。密與璠相結。建成死。詔遣使

馳驛召璠。璠心不自安。謀於君廓。君廓殺取璠以為功。

乃曰。大王若入。必無全理。璠曰。我今以命託公。舉事決

矣。乃發驛徵兵。又召燕州刺史王詵計事。欲除君廓。以

詵代之。君廓知之。往見詵斬之。持其首告。璠曰。李璠與

王詵同反。汝何故從之。取族滅乎。遂帥麾下踰嶺而殺

八。執璠縊之。詔以君廓為幽州都督。以璠家口賜之。秋

七月。以高士廉為侍中。房玄齡字文士及為中

書令。蕭瑀封德彝為僕射。○遣魏徵宣慰山東

建成元吉之黨。亡在民間。雖更赦令。猶不自安。徵

事告捕。以邀賞。諫議大夫王珪以啟太子。太子令事

東宮。齊王及李璠者。並不得吉。違者反坐。遣魏徵宣慰

山東。聽以便宜從事。徵至磁州。遇州縣銅送前太子千

牛。李志安。齊王護軍李思行。詣京師。徵曰。前宮齊府左

右。已赦。不問。今復送。思行等則誰不自疑。驛遣使者。人

不明於義而委質於人。帝自稱太上皇。○盧江王

璠反。幽州將軍王君廓殺之。

帥才。使王君廓佐之。君廓故犀生勇悍。險詐。璠推心倚

仗之。太子建成謀害秦王。密與璠相結。建成死。詔遣使

馳驛召璠。璠心不自安。謀於君廓。君廓殺取璠以為功。

乃曰。大王若入。必無全理。璠曰。我今以命託公。舉事決

矣。乃發驛徵兵。又召燕州刺史王詵計事。欲除君廓。以

詵代之。君廓知之。往見詵斬之。持其首告。璠曰。李璠與

王詵同反。汝何故從之。取族滅乎。遂帥麾下踰嶺而殺

八。執璠縊之。詔以君廓為幽州都督。以璠家口賜之。秋

七月。以高士廉為侍中。房玄齡字文士及為中

書令。蕭瑀封德彝為僕射。○遣魏徵宣慰山東

建成元吉之黨。亡在民間。雖更赦令。猶不自安。徵

事告捕。以邀賞。諫議大夫王珪以啟太子。太子令事

東宮。齊王及李璠者。並不得吉。違者反坐。遣魏徵宣慰

山東。聽以便宜從事。徵至磁州。遇州縣銅送前太子千

牛。李志安。齊王護軍李思行。詣京師。徵曰。前宮齊府左

右。已赦。不問。今復送。思行等則誰不自疑。驛遣使者。人

不明於義而委質於人。帝自稱太上皇。○盧江王

璠反。幽州將軍王君廓殺之。

帥才。使王君廓佐之。君廓故犀生勇悍。險詐。璠推心倚

仗之。太子建成謀害秦王。密與璠相結。建成死。詔遣使

馳驛召璠。璠心不自安。謀於君廓。君廓殺取璠以為功。

乃曰。大王若入。必無全理。璠曰。我今以命託公。舉事決

矣。乃發驛徵兵。又召燕州刺史王詵計事。欲除君廓。以

詵代之。君廓知之。往見詵斬之。持其首告。璠曰。李璠與

王詵同反。汝何故從之。取族滅乎。遂帥麾下踰嶺而殺

八。執璠縊之。詔以君廓為幽州都督。以璠家口賜之。秋

七月。以高士廉為侍中。房玄齡字文士及為中

書令。蕭瑀封德彝為僕射。○遣魏徵宣慰山東

建成元吉之黨。亡在民間。雖更赦令。猶不自安。徵

事告捕。以邀賞。諫議大夫王珪以啟太子。太子令事

東宮。齊王及李璠者。並不得吉。違者反坐。遣魏徵宣慰

山東。聽以便宜從事。徵至磁州。遇州縣銅送前太子千

牛。李志安。齊王護軍李思行。詣京師。徵曰。前宮齊府左

右。已赦。不問。今復送。思行等則誰不自疑。驛遣使者。人

之突厥請盟而退 梁師都所部離叛國浸衰弱乃與

二可汗合兵十餘萬騎寇涇州胡利進至渭水便橋之

北遣其腹心執失思力入見以觀虛實思力盛稱三可

汗將兵百萬今至矣上讓之曰吾與汝可汗面結和親

贈遺無算今汝可汗背盟入寇於我無愧汝雖我欲亦

有人心何得全忘大恩自誇彊盛我今先新汝矣思力

懼乃囚之上乃自與高士廉房玄齡等六騎徑詣渭水

上與頡利隔水而語責以負約突厥大驚皆下馬羅拜

俄而諸軍繼至旌甲蔽野頡利見思力不返而上輕出

軍容甚盛有懼色上曰突厥所以敢傾國而來者以我

語蕭瑀叩馬固諫上曰突厥所以不能抗禦也我若示之以弱

國內有難朕新即位謂我不能抗禦也我若示之以弱

虜必放兵大掠不可復制故朕輕騎獨出示若輕之震

懼軍容使知必戰虜既深入必有懼心與我則和

則固制服突厥在此舉矣是日頡利來請和詔許之



和之時諸將爭欲戰陛下不許而虜自退其策安在上

曰突厥之衆多而不整君臣之志唯賄是求昨其達官

皆來謁我我若醉而縛之因擊其衆伏兵邀其前大軍

躡其後覆之如反掌耳然吾即位日淺國家未安一與

虜戰結怨既深彼或懼而修備則吾未可以得志也故

卷甲韜戈曾以金帛彼既得所欲志必驕盈然後養威

侯壹一舉可滅也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之謂也焉謝

不及頡利獻馬二千匹羊萬口九月引諸衛將卒習

射於顯德殿

上曰引諸衛將卒數百人習射殿庭

居閑無事則為汝師突厥入寇則為汝將庶幾中國之

民可以少安羣臣多諫曰於律以兵刃至御在所者絞

今使將卒習射殿庭萬一狂夫竊發出於不意非所以

重社稷也上曰王者視四海為一家封域之內皆朕赤

子朕一推心置其腹中。奈何宿衛之士亦加猜忌。由是人思自勵。數年之間。悉為精銳。上嘗言吾嘗以吾弱當其疆。疆當其弱。彼乘吾弱。遂奔不遇。數十年安吾乘其弱。必出其陳後。反而擊之。無不潰敗矣。范氏曰。有國家者。雖不可忘戰。然教習士卒。乃有司之事。殿庭非其所也。將帥得人。何患士之不勇。技之不精乎。且以萬乘之主。而為卒伍之師。既非所以示德。即位之初。不以教化禮樂為先務。而急於習射。志則陋矣。雖士定勳臣。勵兵疆。征伐四克。非帝王之盛節。亦不足貴也。且曰。所

爵邑

安王神通曰。臣舉兵關西。首應義旗。今房玄齡杜如晦等。專弄刀筆。功居臣上。臣竊不服。上曰。叔父雖首唱舉兵。蓋亦自營脫禍。及竇建德吞瑩山東。叔父全軍覆沒。劉黑闥再合餘燼。叔父望風奔北。玄齡等運籌帷幄。坐

安社稷。論功行賞。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固之坐親。誠無所愛。但不可私恩。濫與勳臣同賞耳。請將乃相

謂曰。陛下至公。淮安王尚無所私。吾儕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悅服。○房玄齡嘗言。秦府舊人未遷官者。皆嗟怨。

上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設官分職。以為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為先後哉。必也新而

賢舊而不肖。安可捨新而取舊乎。今不論其賢不肖。而直言嗟怨。豈為政之體乎。其後或請追秦府舊兵入宿

衛者。上曰。朕以天下為家。惟賢是與。豈舊兵之外。皆禁無可信者乎。汝之此意。非所以廣朕德於天下也。禁

淫祀雜占○置弘文館

上於弘文館。置弘文館於殿側。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

恭。蕭德言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直。聽朝之隙。引

入內殿。講論前言行。商榷政事。或至夜分。乃罷。又取三品以上子孫。充弘文館學生。○上謂侍臣曰。朕觀場

帝文辭奧博。亦知是堯舜而非桀紂。然行事何其相反也。魏徵對曰。人君雖聖哲。猶當虛己以受人。故智者獻其謀。勇者竭其力。煬帝恃其俊才。驕矜自用。故口誦堯舜之言。而身為桀紂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堯舜之事不遠。吾屬之師也。胡氏曰。太宗之問。豈獨煬帝為然。魏徵當因此力陳堯舜所以為堯舜者。使其君有脩進企及之方。則其益大矣。顧以虛己受人為言。何其見堯舜之淺邪。○上問給事中孔穎達曰。論語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穎達具釋其義以對。且曰。非獨匹夫如是。帝王內蘊神明。外當玄默。若位居尊極。炫耀聰明。以才陵人。飾非拒諫。則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胡氏曰。太宗有善。惟恐人之不知。穎達所對。亦足以箴之矣。雖然。吾友從事於斯之意。則未易曉也。夫既能矣。不自以為能。可也。而又問於不能。既多矣。不自以為多。可也。而又問於少。彼不能與少者。將何以益我。不幾於偽以下人者乎。是不然。惟善學者志不

倦。心不盈。一言之不聞。一義之不知。歉然如飲。食之不飽也。此何所為而然哉。誠以道無量。理無極。而事無方也。使太宗而知此。庶乎其少進矣。○上曰。朕每臨朝。欲發一言。未嘗不三思。恐為民害。是以不多言。知起居事。社正倫曰。臣職在記言。陛下之言失。臣必書之。豈徒有害於今。亦恐貽譏於後。○上嘗謂傅奕曰。佛教玄妙。可師。卿何獨不悟其理。對曰。佛乃胡中禁黠。誑耀彼土。中國邪僻之人。取莊老玄談。飾以妖幻之語。用欺愚俗。無益於民。有害於國。臣非不悟。鄙不學也。上頗然之。後曰。謂侍臣曰。梁武帝惟談苦空。侯景之亂。百官不能乘馬。元帝為周師所圍。猶講老子。百言戎服。以聽此深是為病。朕所學者。惟堯舜周孔之道。如鳥之有翼。魚之有水。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耳。胡氏曰。太宗可謂知所去取矣。而劫父臣虜。殺兄及弟。駭君親而代其位。室弟婦欲以為妻。此人道所不得為者。孰謂堯舜周孔之道。而有是哉。○上謂裴寂曰。比多上書言事者。朕皆黏之屋壁。得

出入省覽數思治道。或深夜方寢。公輩亦嘗佞動。或
 剛朕此意。○有上書請去佞臣者。上問佞臣為誰。對曰。
 願陛下與羣臣言。或陽怒以試之。彼執理不屈者。直臣
 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上曰。君源也。臣流也。濁其源而
 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為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
 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好以權譎小數。接其
 臣下者。常竊恥之。卿策雖善。朕不取也。范氏曰。太宗可
 謂知君道矣。夫君以一人之身。而御四海之廣。應萬務
 之衆。苟不以至誠與賢。而役其獨智。以先天下。則耳目
 心志之所及者。其能幾何。是故人君必清心以淑之。虛
 己以待之。如鑑之明。如水之止。則物至而不能罔矣。且
 我以其正。彼以其頗。我以其真。彼以其偽。何患乎邪之
 不察。佞之不辨。而必行詐以試之哉。一為不誠。則心且
 蔽矣。邪正何能辨乎。惟能御以至誠。則忠直者進而
 邪無自入矣。○上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上
 曰。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

則自不為盜。安用重法邪。自是數年之後。海內升平。路
 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范氏曰。李康十惡盜。開
 於孔子。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信哉斯言也。
 蓋君者本也。民者末也。君者源也。民者流也。本正則
 正。源清則流清矣。是以先王之治。必反求諸己。己正而
 物莫不應矣。夫重法以止盜。法繁而盜愈多。去奢省費
 輕徭薄賦。此清源正本。止欲之道也。太宗行之。其效如
 此。君人者無以迂言為難行。而以峻法為足恃。則知致
 治之方矣。○上嘗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
 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矣。然人君之
 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蓋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
 重則民愁。而國危。朕常以此思之。不敢縱欲也。○上謂
 公卿曰。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讟者。與人同利故也。
 秦始皇營宮室。而民怨叛者。病人以利己故也。夫美麗
 珍奇。固人之所欲。若縱之不已。則危亡立至。朕欲營一
 殿。材用已具。鑿秦而止。王公已下。宜體朕此意。由是二

十年間。風俗素樸。衣無錦繡。公私富給。○上謂侍臣曰。吾聞西域賈胡得美珠。剖身以藏之。有諸侍臣曰。有之。上曰。人皆知笑彼之愛珠。而不愛其身也。吏受賕抵法。與帝王徇奢欲而亡國者。何以異於胡之可笑邪。魏徵曰。昔魯哀公謂孔子曰。人有好忘者。徒宅而忘其妻。孔子曰。又有甚者。桀紂乃忘其身。亦猶是也。上曰。然。朕與公輩宜戮力相輔。庶免為人笑也。○上患吏多受賕。密使左右試賂之。有司門令史受絹一匹。上欲殺之。民部尚書裴矩諫曰。為吏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之。而受乃陷人於法也。恐非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上悅。告羣臣曰。裴矩能當官力爭。不為面從。儻每事皆然。何憂不治。司馬公曰。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於隋。而忠於唐。非其性之有變也。君惡聞其過。則忠化為佞。君樂聞直言。則佞化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動則景。景動則風。冬十月朔日食。○詔追封故太子為息

隱王。齊王為海陵刺王。改葬之。後詔復息隱王為太子。海陵刺王

號巢刺王。立子承乾為皇太子。承乾生蕭瑀。瑀初蕭

封德彝於上皇。上皇以為中書令。及上即位。瑀為僕射。議事已定。德彝數反之。於上前。由是有隙。時房玄齡杜

如晦。新用事。皆疎瑀。而親德彝。瑀不能平。遂上封事論之。由是忤旨。會與陳叔達忿爭於上前。皆坐不敬免官。

詔民遭突厥暴踐者。計口給絹。民部尚書裴矩奏。民遭突厥暴踐者

戶給絹一匹。上曰。朕以誠信御下。不致虛有存恤之名。而無其實。戶有大小。豈得雷同給賜乎。於是計口為率。

十一月。降宗室郡王為縣公。初。上皇欲彊宗室。以

以上。雖童孺皆為王。上問羣臣。編封宗子於天下。至公。上曰。封德彝以為今封爵太廣。恐非所以示天下。至公。上曰。

然朕為天子所以養百姓也。豈有勞百姓以養已之宗族乎。降宗室郡王皆為縣公。唯有功者數人不降。十

二月益州獠反。益州獠獠反。請發兵討之。上曰。獠依阻山林。時出鼠竊。乃其常俗。牧守苟

能撫以恩信。自然帥服。安可輕動干戈。漁獵其民。比之禽獸。豈為民父母之意邪。不許。遣使點

兵。上厲精求治。數引魏徵入卧内。訪以得失。徵知無不

言。上皆欣然嘉納。上遣使點兵。封德彝奏中男雖未

可。上怒。召而讓之。對曰。夫兵在御之得。徵固執以為不

取。細弱以增虛數乎。且陛下每云。吾以誠信御天下。今

即位未幾。失信者數矣。上愕然曰。何也。對曰。陛下初詔

悉免負逋官物。有司以為負秦府國司者非官物。徵督

如故。陛下以秦王升為天子。國司之物。非官物而何。又

曰。關中免二年租調。關外給復一年。既而繼有教云。已

役已輸者。以來年為始。散還之後。方復更徵。百姓困已

不能無悔。今復點兵。何謂來年為始乎。又陛下所謂共

治天下者。在於守宰。至於點兵。獨變其詐。豈所謂以誠

信為治乎。以張玄素為侍御史。上聞景州錄事參

上悅。從之。問以政道。對曰。隋主自專庶務。不任羣臣。以一人之智

決天下之務。借使得失相半。乖謬已多。下諛上蔽。不亡

何待。陛下誠能擇羣臣而分任其事。高拱穆清。以張蘊

古為大理丞

前幽州刺史張蘊古。上大寶箴。其略曰。聖人受命。經瀟亨也。故以一人治天下。

不以天下奉一人。又曰。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

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

惟狂罔念。丘其糴而池其酒。又曰。勿沒沒而聞。勿察察

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難續塞耳。而聽於無



大元文武皇帝貞觀元年春正月宣宴羣臣

奏秦王破陳樂上曰朕昔受委專征民間遂有此曲雖非文德之雍容然功業所由不敢忘也封德彝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內文德豈足比乎上曰戡亂以武守成制以文文武之用各隨其時卿謂文不及武斯言過矣

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更定律令命吏部尚書長孫無

忌與法官更議定律令寬絞刑五十條為斷右題上曰肉刑廢已久宜有以易之於是有司請改為加役流流

三千里居作以戴胄為大理少卿資蔭敕令自首不

首者死未幾有詐冒事覺者上欲殺之胄奏據法應流

上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對曰敕者出於一時之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陛下念選入

之多詐故殺之既而知其不可復斷之以法此乃忍

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執法朕復何憂胄前後犯

顏執法言如涌泉上皆從之天下無冤獄將軍孫

德受人覬覦事覺上於殿庭賜絹數十匹大理少卿胡

演以為不可上曰彼有人性得絹之辱甚於受刑如不

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燕郡王李藝反涇州統軍楊

敬之藝之初入朝也恃功驕倨欲上左右至是將兵成

軍楊敬之左右斬之傳首長安二月分天下為十道隋

豪桀據地自相雄長唐興相帥來歸上皇劉置州縣以寵祿之上以民少吏多悉併省之山川形便分為十道曰關內河南河東河北山南隴右淮南江南劍南嶺南三月皇后帥內外命婦親蠶○閏月朔日食○命京官五品以上

更審中書內省

上謂太子少師蕭瑀曰朕少得良弓

皆非良材木心不正則脉理皆邪予雖勤而發矢不真

朕以予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况天下之務乎乃命

京官五品以上更審中書內省兼延見問民疾苦政事

得失范氏曰傳曰國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為不足其止

也若有餘太宗因識予之未精而知天下之理已不能

盡詢謀於衆而不自用此其所以與也胡氏曰工人之

意借予為喻以規之也猶曰君心不正則言行皆邪勢

雖尊嚴而出政不善云爾太宗雖愧於聽德之聰然能

因是延見京官問民疾苦政夏五月苑君璋降璋初君

事得失是亦為君之道也突厥陷馬邑殺高滿政選保恒安數與突厥入六月封

寇至是見頡利政亂知其不足恃遂帥衆來降六月封

德彝卒初上令封德彝舉賢久無所舉上詰之對曰

非不盡心但於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

人如器各取所長古之致治者豈惜才於異代乎止忠

己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德彝慙而退御史大夫杜



德彝卒

初上令封德彝舉賢久無所舉上詰之對曰非不盡心但於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

德彝對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果有愆違御史自應糾

舉如淹所言大為煩碎淹默然上問淹何故不復論執

對曰德彝所言真得大體臣誠心服不敢遂非上悅論執

公等各能如以蕭瑀為左僕射上與侍臣論同秦脩

是朕復何憂及六國無罪始皇滅之得天下增修仁義

道武王征之周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增修仁義

心則異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增修仁義

秦得天下益尚詐力此脩短之所以殊也蓋取之或可

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也取之以詐力守之攻詐力

取而不知征伐順天應人所以為仁義也其曰取山東

早詔所在賑卹。蜀其租賦。○秋七月。以長孫無

忌為右僕射。無忌與上為布衣交。加以外戚。有佐命

曰。妾備位椒房。貴寵極矣。誠不願兄弟執國政。呂霍上

官。可為切骨之戒。上不聽。卒用之。胡氏曰。無忌亦當才

也。若從皇后之言。不使知政。還避權勢。保其寵祿。又安

有黔川之禍哉。○初。突厥性淳厚。政令質略。頡利可汗

得華人趙德言。妻用之。變更舊俗。政令煩苛。國人始不

悅。加以兵革歲動。連年饑饉。內外離叛。言事者多請擊

之。上問羣臣。蕭瑀以為擊之便。無忌曰。虜不

犯塞而棄信勞民。非王者之師也。上乃止。高士廉

罷坐寢王珪。九月朔日食。○宇文士及罷。以御

史大夫杜淹參預朝政。他官參預政事自此始。○

曰。場帝幸江都。懷道獨言不可。上曰。卿以懷道為繁當

時何不自諫。對曰。臣爾日不居重位。知諫不從。徒死無

益。上曰。卿仕世充。位不早矣。何亦不諫。對曰。臣非不諫

但不從耳。上曰。然則何以立於其朝。淹不能對。上曰。今

日專任矣。可以諫未。冬十月。嶺南酋長馮盎遣子

入朝。初。盎與諸酋長迭相攻擊。諸州皆奏盎反。上欲發

兵討之。魏徵諫曰。嶺南瘴癘險遠。不可以宿大兵。

且告者已數年。而盎兵未嘗出境。此不反明矣。若遣信

臣示以至誠。可不煩兵而服。上乃遣使諭之。盎遣其子

會真隨使者入朝。上曰。魏徵一言。勝十二萬之師。蕭瑀克

十萬之師。不可不賞。乃賜綸五百匹。十二月。蕭瑀克

○詔殿中侍御史崔仁師按獄青州。青州有謀反

詔崔仁師等覆按之。仁師至。悉去桎械。與飲食湯沐。止

坐其魁首十餘人。孫伏伽謂仁師曰。足下平反者多。恐

人情貪生。見其徒侶得免。未肯甘心耳。仁師曰。凡治獄。當以仁恕為本。豈可自規免罪。知其寃而不為伸邪。萬一誤有所繫。以一身易十囚之死。亦所願也。及救使至。更訊諸囚。皆曰。崔公平恕無枉。請遠就死。無一人異辭者。以孫伏伽為諫議大夫。上好騎射。孫伏伽諫。以

警。非欲苟自尊嚴。乃為社稷生民之計也。夫走馬射的。乃少年諸王所為。非今日天子事業也。既非所以安養聖躬。又非所以儀刑後世。臣竊為陛下不取。上悅。以伏伽為諫議大夫。○上神象英毅。羣臣進見。皆失舉措。上知之。每假以辭色。嘗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苟其君懷諫。自賢其臣。何設順旨。君既失國。臣豈能獨全。如隋煬帝。虞世基者。亦足以觀矣。公輩宜用此為戒。事有得失。無惜盡言也。

令吏部四時選集併省吏員

隋世選人十一月。至春而罷。人思其弊。

侯。至是吏部侍郎劉林甫奏。四時聽選。隨闕注擬。人為便。唐初士大夫以亂離之後。不樂仕進。官負不充。州府多以赤牒補官。至是皆勒赴省選。集者七十餘人。林甫隨才銓叙。各得其所。時人稱之。上謂房玄齡曰。官在得人。不在負多。遂併省之。徵隋秘書監劉子翼。不至。子翼有學。性剛直。朋友有過。常面責之。李百藥常稱劉四。雖復罵人。人終不恨。是歲有詔徵之。辭以母老。不以李乾祐為侍御史。詔令裴仁軌私役門夫。

史李乾祐諫曰。法者。陛下所與天下共也。今仁軌坐輕罪。而抵極刑。臣恐人無所措手。是矣。上悅。從之。以乾祐為侍御史。上嘗語及關中山東人。意有同異。殿中侍御史張行成曰。天子以四海為家。今有東西之異。示人以言。厚賜之。鴻臚卿鄭元璿還自突厥。初突厥既疆。

散。有薛延陀。回紇。都播。骨利。多。濫。葛。同。羅。僕。固。拔。野。古。思。結。渾。斛。薛。奚。結。阿。跌。契。苾。白。雷。十五部。皆居曠地。頡利。政。亂。薛。延。陀。回。紇。等。叛。之。頡。利。不。能。制。會。大。雪。羊。馬。多。死。民。大。饑。鴻。臚。卿。鄭。元。疇。使。還。言。於。上。曰。戎。狄。與。寡。專。以。羊。馬。為。候。今。突。厥。民。饑。畜。瘦。將。亡。之。兆。也。羣。臣。多。勸。上。乘。間。擊。之。上。曰。背。盟。不。信。利。災。不。仁。乘。危。不。武。縱。其。種。落。盡。叛。六。畜。無。餘。朕。終。不。擊。必。待。有。罪。然。後。討。之。

二年春正月。長孫無忌罷。時有密表稱無忌權寵

朕於卿洞然無疑。故以示卿。若各懷所聞而不言。則君臣之意。有不通。無忌自懼。滿盈。固求遜位。皇后又內為之請。上乃許之。置六司侍郎左右司郎中。○三月朔日

食○詔自今大辟並令兩省四品及尚書議之

大理進每月囚帳。上命自今大辟皆令中書門下四品已上及尚書議之。庶無寬濫。既而引囚至岐州刺史鄭

善果。上曰。善果官品不卑。豈可使與諸囚為伍。自今三

品已上犯罪。聽於朝堂俟進止。胡氏曰。三品已上。貴近

之臣也。太宗不使與諸囚同引。得待臣以取之道矣。然

諸囚蒙引。而貴近之臣反不見引。設有誣陷。寬打發。而

欲使與囚同引者。別引可也。關內旱饑。赦天下。關內

民多賣子。詔出御府金帛贖以還之。上嘗謂侍臣曰。古

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暗

聖。夫養稂莠者。害嘉穀。赦有罪者。賊良民。故朕即位以

來。不欲數赦。恐小人恃之。輕犯憲章故也。至是以連年

水旱。殺天下。且曰。使年豐穀稔。天下又安。夏四月。詔

收瘞隋末暴骸。○突厥突利可汗請入朝。厥初突

利可汗以薛延陀回紇等叛。遣突利討之。敗還。拘而撻之。突利由是怨表請入朝。上謂侍臣曰。鄙者突厥方疆。惡度中夏。用是驕恣。以失其民。今困窮如是。朕聞之且喜。且懼。何則。突厥衰則邊境安。故喜。然朕或失道。亦將如此。卿曹不惜。遣右衛大將軍柴紹等討梁師都。苦諫以輔不遠。

其下殺之以降。以其地為夏州。○六月。祖孝孫

奏唐雅樂。初。上皇命孝孫定雅樂。孝孫以為梁陳之

作唐雅樂。凡八十四調。三十一曲。十二和。至是奏之。上曰。禮樂者。聖人緣物以設教。治之隆替。豈由於此。社稷哀思。聞者悲泣。豈可謂治不在樂乎。上曰。悲喜在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民必愁苦。故聞樂而悲耳。今二曲俱存。為公奏之。公宜悲乎。魏徵曰。樂在人和。不在聲音也。

司馬公曰。禮者。聖人之所履也。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聖人履中正而樂和平。又思與四海共之。百世傳之。於是乎作禮樂焉。夫禮樂有本有文。中和者。本也。容聲者。末也。二者不可偏廢。先王守禮樂之本。未嘗須臾去其心。

行禮樂之文。未嘗須臾遠於身。與於闔門。著於朝廷。被於鄉遂。比隣。達於諸侯。流於四海。自祭祀軍旅。至於飲食起居。未嘗不在禮樂之中。如此數百年。然後治化

周浹。鳳凰來儀也。苟無其本。徒有其末。一日行之。而百

日舍之。則雖韶夏漢武之音。亦不能化。一夫矣。況齊陳淫昏之主。亡國之音。豈奏於庭。烏能變一世之哀樂乎。而太宗遽云。治之隆替。不由於樂。畿內蝗。上入

何其發言之易。而果於非聖人也。惜哉。畿內蝗。上入見蝗。撥數枚。祝之曰。民以穀為命。而汝食之。寧食吾之肺腸。欲吞之。左右諫曰。惡物。或成疾。上曰。朕為民受災。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為災。裴虔通除名。流驩州。詔以辰州

通煬帝故人。身為逆亂。雖更赦令。不可救民。除名流驛州。虞通常言身除隋室。以啓大唐。及得罪。然憤而死。又詔宇文化及之黨牛方裕等亦除名。徒邊秋九月。令致仕官位。在本品

之上。○詔非大瑞不得表聞。

祥瑞。夫家給人足而

無瑞。不害為堯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為桀紂。後魏之世。更焚連理木。煮白雉而食之。豈足為至治乎。乃詔

自今大瑞聽表聞。餘申所司而已。嘗有白鵲巢於寢殿槐上。合歡如腰鼓。左右稱賀。上曰。我常笑隋煬帝好祥瑞。瑞在得賢。此何

足賀。命毀其巢。出宮女三千餘人。

天少雨。中書舍人李百藥言。性

年雖出宮人。無用者尚多。陰氣鬱積。亦足致旱。上命簡出之。前後三千餘人。

冬十月。杜淹卒。

○殺瀛州刺史盧祖尚。

上以盧祖尚廉平公直。欲遣鎮撫交趾。祖尚既謝而

復悔之。以疾辭。上遣杜如晦等諭旨。祖尚固辭。上大怒。曰。我使人不行。何以為政。命斬於朝堂。尋悔之。他日與

侍臣論齊文宣帝之為人。魏徵對曰。文宣狂暴。然人與之爭事。理屈則從之。有青州長史魏慎。使梁還。除光州

長史。不肯行。文宣怒而責之。慎曰。臣先任大州。有勞無過。更得小州。所以不行。文宣赦之。此其所長也。上曰。然

鼻者。盧祖尚雖失人臣之義。朕殺之。亦為太暴。由此言之。不如文宣矣。命復其官。蔭徵容貌不逾中人。而有膽

略。善回人主意。每犯顏苦諫。或上怒甚。亦為之霽。威上嘗得佳鷄。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故。又鷄竟

死。懷中嘗謁告。上冢。還言於上。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嚴裝已畢。而竟不行。何也。上笑曰。初實有此心。畏卿

故中十二月。以王珪為侍中。

故事。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

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至是。上謂珪曰。國家本置中書門

中書侍郎駁正之。至是。上謂珪曰。國家本置中書門

下以相檢察。正以人心所見。互有不同。苟論難往來。務求至當。捨己從人。亦復何傷。比來或護已短。遂成怨隙。或避私怨。知非不正。順一人之顏情。為兆民之深惠。此乃亡國之政。煬帝之世是也。當時羣臣如此。必皆自謂有智。禍不及身。及天下大亂。家國兩亡。其幸免者亦為時論所貶。終古不磨。卿曹各當徇公忘私。勿雷同也。後又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惟睹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為。何必擇才也。房玄齡等皆頓首謝。范氏曰。不明之君。自以無過。惡人之言。是以政亂而上不聞。太宗敕責而使之言。雖欲不治。不可得也。○上又嘗謂珪曰。開皇中。早。隋文帝不許賑給。而令百姓就食山東。比至末年。天下儲積可供五十年。煬帝恃之。卒亡天下。但使倉庾之積。足以備凶年。其餘何用哉。○上嘗問珪曰。近世治不及古。何也。對曰。漢世尚經術。宰相多用儒士。故風俗淳厚。近世重文輕儒。參以法律。此治化之所以益衰也。上

然之。○上間居與珪語。有美人侍側。指示珪曰。此廬江王瑗之姬也。瑗殺其夫而納之。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納之。為是邪。非邪。上曰。殺人而取其妻。卿何問。是非對曰。昔齊桓公知郭公之所以亡。由善善而不能。用然棄其所言之人。管仲以為無異於郭公。今此美人尚在左。右。臣以為為聖心是之也。上悅。即出之。○上使祖孝孫教官人樂。不稱旨者。責之。珪與溫彥博諫曰。孝孫雅士。今乃使之教官人。又從而譴之。臣竊以為不可。上怒曰。卿等當竭忠直。以事我。乃為孝孫遊說邪。彥博拜謝。珪不拜。曰。陛下責臣以忠直。今臣所言豈私曲邪。上默然。而羅明日。謂房玄齡曰。自古帝王納諫。誠難。朕詔舉堪。昨責二公。至今悔之。公等勿為此不盡言也。詔舉堪。縣令者。名於屏風。坐卧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跡。皆注於名下。以備黜陟。縣令者。親民。不可不認。自今。擇乃命五品以上各舉堪為縣令者。以名聞。詔自今。

奴告主者斬之

上曰。比有奴告主反者。夫謀反不能獨為。何患不發。何必使奴告之邪。自

今奴告主勿受。仍斬之。

遣使立薛延陀夷男為真珠可汗

突厥北邊多叛。頡利歸薛延陀。共推其俟斤夷男為可汗。夷男不敢當。上方圖頡利。乃遣使間道冊拜夷男為真珠毗伽可汗。賜以鼓纛。夷男建牙於大漠之營。督軍山下。回紇拔野古阿跌同羅僕骨。諸部皆屬焉。

三年春正月帝耕籍東郊○裴寂卒

司空裴寂坐與妖人

交通。免官。上數之曰。計公勲庸。安得至此。武德之際。賈賂公行。紀綱紊亂。皆公之由也。尋復有罪。流靜州卒。

二月以房玄齡杜如晦為僕射魏徵守秘書監

參預朝政

上謂玄齡如晦曰。公為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任。比聞聽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

乎。因敕尚書細務屬左右丞。唯大事當奏者。乃關僕射。范氏曰。太宗責宰相以求賢。而不使親細務。可謂能任相。以其職矣。苟不務此。而治簿書期會百吏之事。豈所謂相乎。○上又嘗謂玄齡等曰。為政莫若至公。昔諸葛

亮寬廖立。李嚴於南夷。亮卒而二人哭泣。有死者。非至公能如是乎。又高顛相隋。公平識治體。隋之興亡。繫顛存沒。朕慕前世之明君。卿等不可不法前世之賢相也。

○玄齡明達吏事。輔以文學。夙夜盡心。唯恐一物失所。用法寬平。聞人有善。若已有之。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已長格物。與如晦引拔士類。常如不及。上每與玄齡謀事。

必曰。非如晦不能決。及如晦至。卒用玄齡之策。蓋玄齡善謀。如晦能斷也。二人同心。徇國。故唐世稱賢相。推房

杜馬。○玄齡監修國史。上語之曰。漢書載子虛上林賦。浮華無用。其上書論事。詞理切直者。朕從與不從。皆載之。胡氏曰。太宗於此。其心廣矣。不敢自以為是。而後人之善。使後世有考焉。雖然。切直之言。猶瞑眩之藥。將以

已疾也。知其可服。舍而不服。而姑存其方。豈若自克勉而從之。以收益身之用乎。○或告魏徵私其親戚。上使御史大夫溫彥博按之。無狀。上以徵不避嫌疑。護之。曰。自今宜存形迹。徵曰。君臣同體。宜相與盡誠。若但存形迹。則國之興喪未可知也。臣不敢奉詔。上曰。吾已悔之。徵再拜曰。臣幸得奉事。願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忠臣。上曰。忠良有異乎。對曰。稷契臯陶。君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龍逢比干。面折庭爭。身誅國亡。所謂忠臣。上悅。○上問魏徵曰。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昔堯清問下民。舜明目達聰。故共鯀驩苗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言事者多請上親覽奏表。以防壅蔽。上以問魏徵。對曰。斯人不知大體。必使陛下親覽之。豈惟朝堂州縣之事。亦當親之矣。范氏曰。人主

任賢則萬事治。不憂其壅蔽也。君臣日相與處。而時時然防其欺。是左右前後皆無可信者。誰與為治乎。○上謂魏徵曰。齊後主周天元。皆重斂百姓。厚自奉養。力竭而亡。譬如饑人自啜其肉。肉盡而斃。何其愚也。然二主孰為最劣。對曰。齊後主懦弱。政出多門。周天元驕暴。威福在己。雖同為三國。齊主尤劣也。○上謂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無所畏憚。朕則不然。上畏皇天之鑒臨。下憚羣臣之瞻仰。兢兢業業。猶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魏徵曰。此誠致治之要。願陛下謹終如始。則善矣。○房玄齡曰。掌內外官考。侍御史權萬紀奏其不平。上命推之。魏徵諫曰。二人素以忠直被委任。所考既多。其間能無一二不當。然察其情。終非阿私。且萬紀既在考堂。曾無一正及身。不得考。乃始陳論。此非矜諷。詢國也。今推之未足裨益朝廷。徒失委任大臣之意。臣所愛者治體。非愛私二臣也。夏四月。上皇徙居大安宮。○六月。以

馬周為監察御史

在平人馬周客游長安。會於中郎將常何之家。會以早求言。何武人

不學。周代之陳便宜二十餘條。上恠問之。何對曰。此臣家客馬周為臣具草耳。上即召見。與語甚悅。除監察御史。以何為知人。

秋八月朔日食。冬十一月。以荀

悅漢紀。賜涼州都督李大亮

上遣使至涼州。都督李大亮有佳鷹。使荀

諷使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久絕畋游。而使者求鷹。若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如其自擅。乃是使非其人。上悅。手詔褒美。賜以荀悅漢紀。

以李靖為定襄道行軍總管。統諸軍

討突厥

初薛延陀真珠可汗遣其弟入貢。突厥頡利可汗大懼。始遣使稱臣。請尚公主。代州都督

張公謹。上言。突厥可取之狀。曰。頡利縱欲逞暴。誅忠良。雅處俊。一也。諸部皆叛。二也。突利諸設皆得罪。無所容。

三也。塞北霜早。糗糧乏絕。四也。踈其族類。親委諸胡。大軍一出。塞

自然響應。六也。上以頡利既請和親。復援梁師都。命李靖為行軍總管。討之。以公謹為副。突厥俟斤九人及拔

野古僕骨同羅奚酋長並帥眾來降。於是復以李世勣柴紹薛萬徹為諸道總管。眾合十餘萬。皆受靖節度。分

道出擊。十二月。突厥突利可汗入朝

上曰。往者太

之故。稱臣於突厥。朕常痛心焉。今單于稽顙。庶幾可雪前恥矣。昔人謂禦戎無上策。朕今治安中國。而四夷自

服。豈非社如晦罷。以疾遜。閏月。蠻酋謝元深等

來朝。時遠方諸國來朝貢者甚眾。服裝詭異。中書侍郎

附者。男女一百二十餘萬口。及四夷前後降。濮州刺史龐相壽有

罪免相壽坐賊免上以其秦府舊人復其官魏徵曰秦府左右甚多若人人皆恃恩私則為善者懼矣上悅謂相壽曰我昔為一府主今為天下主不得獨私故人賜帛遣之相壽流涕而去

四年春二月李靖襲破突厥於陰山頡利可汗

遁走李靖帥驍騎三千自馬邑進夜襲定襄破之頡利不意靖猝至大驚乃徒牙於磧口靖復遣謀離其

心腹頡利所親康蘇密以隋蕭后及楊政道來降李世

勳出雲中戰于白道亦大破之頡利既敗竄于鐵山象

尚十餘萬遺執失思力入見謝罪求朝上遣鴻臚卿唐

儉等慰撫之又詔李靖將兵迎之頡利外為卑辭內實

猶豫謀走磧北靖引兵與世勳會白道謀曰頡利雖敗

其眾猶盛若走度磧北則難圖矣今詔使至彼虜必自

寬若選萬騎襲之不戰可擒矣張公謹曰詔書許降使

者在彼奈何擊之靖曰此韓信所以破齊也唐儉輩何

足惜遂勒兵夜發世勳繼之頡利見儉來大喜靖前鋒

去牙帳七里頡利始知之乘千里馬先走其眾遂潰唐

儉脫身得歸靖殺義成公主斬首萬餘級俘男女十餘

萬世勳軍磧口酋長皆帥眾降世勳虜五萬餘口而還

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露布以聞以温彦博為中書令戴胄參預

朝政蕭瑀參議朝政○三月四夷君長詣闕請

帝為天可汗許之四夷君長詣闕請上為天可汗上曰我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

乎羣臣及四夷皆稱萬歲是後以重書賜西北君長皆

稱天可汗范氏曰太宗以萬乘之主而兼為夷狄之君

不取其名而受其倭事不師古不足為後世法也蔡公杜如晦卒如晦疾篤問疾又自臨視之及卒上語及必流涕謂房玄夏四月

行軍副總管張寶相擒突厥頡利可汗以獻

敗走。往依沙鉢羅設蘇尼失部落。任城王道宗引兵逼之。使蘇尼失執頡利。行軍副總管張寶相取之。以獻。蘇尼失舉眾來降。漠南遂空。上御樓受俘。館之太僕。上皇聞之。歎曰。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厥。吾付託得人。復何憂哉。突厥既亡。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西奔西域。其降唐者尚十萬口。詔羣臣議區處之宜。朝士多言。戎狄自古為中國患。今幸破之。宜悉徙之。河南。兗。豫之間。分其種落。散居州縣。教之耕織。可以化為農民。頡利古請寘之河北。分立酋長。領其部落。李百藥以為突厥雖云一國。然種類區分。各有酋帥。宜因其辭。散各署君長。使不相臣屬。則國分勢敵。不能抗衡中國矣。仍於定襄置都護府。為其節度。此安邊之長策也。溫彥博請準漢建武故事。置於塞下。順其土俗。以實空虛之地。使為中國扞蔽。總微以為戎狄人面獸心。弱則請

服。疆則叛亂。若留之中國。數年之後。蕃滋倍多。必為腹心之疾。西晉之禍。前事之明鑑也。宜縱之使還。故土使彥博曰。王者之於萬物。天覆地載。靡有所遺。今突厥以窮來歸。奈何棄之。若救其死亡。授以生業。數年之後。悉為吾民。選其酋長。使入宿衛。畏威懷德。何後患之有。上卒用彥博策。廼突厥降眾。東自幽州。西至靈州。分突利。故地為四州。又分頡利之地為六州。左置定襄。右置雲中。二都督府。以統其眾。以突利為順州。都督初頡利族。人思摩。無寵於頡利。頡利之亡。親近者皆難散。獨思摩不去。竟與俱禽。上以頡利為右衛大將軍。蘇尼失思摩皆封郡王。其餘拜官有差。五品以上百餘人。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家。范氏曰。先王之制。戎狄荒服。夷不亂華。所以辨族類。別內外也。太宗苟欲冠帶四夷。以夸示天下。而不知亂華亦甚矣。是以唐室世有戎狄之亂。豈非太宗之所啓乎。胡氏曰。頡利古李百藥之謀。雖無大失。未若魏徵之盡善也。而太宗不聽。顧用溫彥博之策。何

也。彥博之策。太宗所故為者也。其先意承志。不得為忠矣。天無不覆地。無不載。而中國夷狄之不可同處。亦非人為。乃天地之氣有淳正偏駁之殊。詔訟不決者聽也。有教無類。豈採雜華夷之謂乎。

於東宮上啓

啓。委太子裁決。不服。聽於東宮上

太子之職。在於視聽問安。古之教者。必以禮樂而置師。保以輔翼之。苟學問明而德性成。何患不能聽訟乎。且太子纔年十二。而使之聽訟。若其不能。官加李靖光

祿大夫

御史大夫蕭瑀劾奏李靖御軍無法。請付法司

萬歲破達頭可汗有功不賞。以罪見誅。朕則不然。錄公之功。赦公之罪。乃加靖左光祿大夫。賜絹千匹。既而謂曰。前者人或讒公。今朕已寤。林邑遣使入貢。林邑獻

司以其表辭不順。請討之。上曰。好戰者亡。如煬帝。頡利皆所親見也。小國勝之不武。況未可必乎。胡氏曰。太宗不以夷狄一言之慢。遽興兵革。幾於能忍。然林邑表辭敢為不順者。以獻火珠。嘗試朝廷也。還其獻則善矣。今不聞還其獻。則是太宗貪其寶而甘其慢也。六月。修洛陽宮。給事中張玄

陽未有巡幸之期。而預修宮室。非今日之急務也。且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宏侈者。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上謂玄素曰。然則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于亂耳。上歎曰。吾思之不熟。乃至於是。顧謂房玄齡曰。玄素所言有理。可即罷之。秋七月朔。日食。○

敕百司詔敕未便者皆執奏

上問房玄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



曰文帝勤於為治。臨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論事。衛士傳餐而食。雖性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有不適。喜察則多疑於物。事皆自決。不任羣臣。一日萬幾。豈能一一中理。羣臣既知主意。則惟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敢諫諍。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實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修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治乎。因敕百司。自今詔敕未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不盡已意。范氏曰。君以知人為明。臣以任職為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賢者不得苟容於朝。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職。則叢慝矣。臣不任君之事。則惰矣。此萬事所以墮也。君人者。如天運於上。而四時寒暑各司其序。則不勞而萬物生矣。不明之君。不能知人。故務察而多疑。欲以一人之身。代百官之所為。故賢者不得行其志。而待祿之士。得以保其位。

此天下所以不治也。是以隋文勞而無功。太宗逸而有成。彼不得其道。而此得其道。故也。以李綱

為太子少師。蕭瑀為太子少傅。李綱有足疾。上賜

閣下。每至東宮。太子親拜之。先是上命蕭瑀與宰相參議朝政。瑀氣剛而辭辯。房玄齡等皆不能抗。玄齡等嘗有微過。瑀劾奏之。上皆不問。瑀由此快快。李大亮為既為少傅。遂罷御史大夫。不復預聞朝政。

西北道安撫大使。亮為安撫大使。貯糧磧口。以賑之。

大亮言欲懷遠者必先安近。中國如本根。四夷如枝葉。疲中國以奉四夷。猶拔本根以益枝葉也。今招致西突厥。但有勞費。未見有益。況河西州縣蕭條不堪。供億不。如罷之。其或自立。君長求內屬者。羈縻受之。使居塞外。為中國藩蔽。此乃施虛惠而收實利也。上從之。詔定常服。差等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以上服

服緋六品七品服綠八品服青婦人從其夫色胡氏曰朝服當以正色緋近於朱猶云可也惡紫奪朱而加於緋上可乎必欲歸諸正必則古昔師先王可也青以李靖

為右僕射靖性沈厚每與時宰參議恂恂似不能言九月伊吾來降置

伊西州○以張儉檢校代州都督思結部落饑貧

不來者仍居磧北親屬私相往還儉亦不禁及儉代去思結將叛詔儉往察之儉單騎說諭徙之代州即以儉檢校代州都督儉因勸使營田歲大稔儉又恐其蓄積多有異志奏請和羅以充邊儲部落喜營田轉力而邊

備實馬冬十一月以侯君集參議朝政○除鞭背刑

上讀明堂錄灸書云人五藏之系咸附於背故有是命胡氏曰太宗誠有意於養民者也故耳目所接其心必

在於民禁笞囚背亦可謂善推其所為者矣高昌王麴文泰入朝文泰

西域諸國皆因文泰請朝上命文泰使人迎之魏徵諫曰昔光武不聽西域送侍子置都護以為不以蠻夷勞

中國前者文泰之來緣道供億甚苦若諸國皆來將不勝其弊姑聽其商賈往來與邊民交市則可矣儻以賓

客遇之非中國之利也時大有年上之初即位也嘗

所使人已行上遽止之與羣臣語及教化

上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對曰不然

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

化譬猶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也上深然之封德彝

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邪魏徵書生未識時務信其虛論必敗國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湯武皆承大亂之後身致太平若謂古人淳樸漸致澆訛則至今日當悉化為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上卒從徵言元



年關中饑。米斛直絹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天
 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是歲天下
 者咸歸鄉里。米斛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
 人。東至于海。南及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
 於道。路焉。帝謂長孫無忌曰。貞觀之初。議者
 當獨運威權。不可委之臣下。又云。宜震耀威
 夷。唯魏徵勸朕偃武修文。中國既安。四夷自
 言。今頡利成擒。其酋長並帶刀宿衛。皆襲衣
 也。但恨不使封德彝見之耳。徵再拜謝曰。此
 德。臣何力之有焉。帝曰。朕能任公。公能稱朕
 功。豈獨在朕乎。范氏曰。魏徵仁義之言。欲順
 而治之。封德彝刑罰之言。欲拂天下之性。而治
 莫不惡危。而欲安。惡勞。而欲息。故治天下。在
 拂之。而能治者。未之聞也。太宗從魏徵。而不
 之四年。遂致太平。仁義之効。如此其速也。及
 歸美於下。此近世帝王之所不及也。胡氏曰。一